永遠不增價終年不休刊憑良心說話拿真憑實據報告新聞

奇漲後繼以狂跌 滬市場空前大混亂

標金狂昇後暴落六十餘元 債券大波瀾成交六七千萬

交易所創新紀錄

近來標金市價，發生巨大波瀾，猛昇狂漲，滬埠整個金融市場，因金價的劇漲，大受牽動，匯市債市，和紗花麵粉市價，都造成空前未見的鉅變。昨天各市場更起劇烈波瀾，呈非常大混亂！茲將各市場的經過情形，簡略報告於后：

標金

金市全日過程，驚險萬分，高低市價的差度，達六十五元之鉅。因狂跌狂漲，已非一日，經營者久經風險，似乎也不以爲奇。上午開盤價，較上日飛漲二十八元二角。已衝破一千二百元大關，不久竟造一千二百十七元的最新高價，旋忽因匯市轉鬆，中央傾賣，出而維持，於是人心大虛，多頭奮勇出籠，最高價直線下瀉四十元，由一千二百元關內破進，曾達一千一百七十五元，收市爲八十四元五角。下午開市，較上午稍漲，步漲至九十二元，後又起跌風，回落四十四元，一度達五十二元低價，收市始回高八元，爲一千一百六十元，較前日的一千一百七十四元八角，計跌十四元八角。

證券

公債市場，昨天也起劇烈振盪，前後市價，高低相差達三四元以上，人心極度興奮，投機更見熱烈，交易浩繁，各戶進出，每日規定的四盤制，昨天改縮三盤，因成交繁多，整理場帳費時，第三盤竟到晚九時開盤，近十一時始告收市。收市價較前日計高一元左右至二元以上。全日經過，頭盤飛漲一元至二元餘；次盤因大戶仍出籠不已，加以某種不利謠言的煽動，乃突起反動，因跌一二元至三元左右；三盤鉅戶忽又大事收購，散戶供給，不敷需求，於是重興漲風，回好一二元至三元。各債券中，以金短公債起伏獨鉅，前後有四元的高低，誠足驚人。總計全日成交額，約達六七千萬元之鉅，爲交易所有史以來未見的盛況。

紗花

標準棉紗與標準棉花，昨天也猛漲不已，傳說的買方得適貨膨脹的助力，上午頭盤標紗十二月期貨，竟漲一元零三角，全市震驚！最高達一百九十八元，入後稍跌，上午收盤價計漲五元左右，下午又續漲二三元，結果較前日計猛漲七元至八元半。標花上午一致高漲一元左右，下午又續漲一元許，較前日各漲一元一角到二元三角五分。

愛迪生夫人 古稀再醮

新郎七十二歲 爲愛迪生好友

【美國沙托夸州十月卅日電】已故大發明家愛迪生的夫人，三十日已和富蘭克林地方的律師休士結婚，新娘年已七十，新郎也七十有二歲。休士爲愛迪生生時的好友。

振災公債今發行

孔談月內抵借一半

【本報南京十月卅一日專電】孔祥熙談：「振災公債押借現款，是不得已之舉，向上海各銀行接洽，十一月內可以借一半，以之辦工賑」。公務員薪俸，搭發公債票，立法院貢獻意見，最多以五百萬元爲限，孔對此無成見。整個辦法等行政院決定。

【南京十月卅一日電】立法院卅一日下午開會，修正通過本年度工賑公債條例，額二千萬元，十一月一日按票九八折發行。又通過修正商標法條文，和審官任用法。

如此制裁

英不放棄市場 賣煤油給意國

【倫敦卅一日電】自由黨前首相路易喬治，前發表演說，批評英波煤油公司以煤油賣給意國事，外交部次官史丹荷伯，卅一日申辯，說：英國如果停止對意輸出煤油，美國勢必取而代之，所以，關於若干種貨物，如意國可與他國交易，我們就是拒絕賣給意國，又有什麼用場」。

何來淨稅

北平謠言太多

【北平卅一日電】日文報京津日日新聞三十一日載稱：「平市以整理文物名義，增加十分之三的附加稅，名爲「淨稅」，用途不明，同時更令公安局每日必須徵收百元罰金」。據平市府調查後，文物整理經費，大部由財鐵兩部担任，絕非徵收「淨稅」。至徵日罰金一節，尤屬無稽。

高等攷試

分京平粵陝 今天同時開始

【南京十月卅一日電】本屆高等攷試，定一日起分京平粵陝四區同時舉行，先試普通行政，財務行政等類，三日可畢，四日繼續攷試司法官，郵務員等類，七日可畢。

貴郵票

一分值十萬

【倫敦三十一日電】有南美洲英屬基亞那的一分郵票一枚，由哈爾納郵票公司送交拍賣市場，公開競賣。那是全世界最少見最名貴的郵票，價值竟抬到七千五百金磅。（按：照現在匯市，值中國幣十一萬多元）但哈爾納公司還不肯脫手。

外交界

英意兩使晉京

【南京卅一日電】蘇聯大使卅一日晚八時，宴請外交部部長汪兆銘和次長司長各要員。

要訊便覽

▽意大使羅亞谷諾卅一日晨到京，十一時訪外次徐謨，下午一時謁蔣委員長致敬意。

【本埠訊】英大使賈德幹，昨晚晉京，拜訪當局，接洽外交，事畢宜羅斯。在京還有相當勾留。

▽丹麥公使歐斯浩，奉命由平邏還，昨午到滬，公使館間勾留。

▽日視察團遊蘇 【日本電通社所組視察團，昨晨在京謁陵，下午離京，乘晚車赴蘇州遊覽，今晨在蘇遊覽後，定五日晨赴杭州遊覽，蘇州市長吳鐵城已派定專員王長春陪他們同去。六日即回滬。

▽黃克强紀念會 【南京十月卅一日電】黃克强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紀念會，卅一日晨中央開紀念會，居正主席報告。各地也都開紀念會。

不想活！

兩女一男 幸都遇救

昨天上午十一時半，南京飯店四樓四百卅一號房間，有摩登少女王國英，年廿四歲，無錫人，服毒後又用腰帶自縊，旋被發覺，送醫院救治。據聞王女因情人經濟窘迫，不忍使其受累，遂萌死志。

住居天潼路成大弄的楊啓榮，與紹興少女朱桂英，姘識多年，近因失業，兩人生活艱難，竟於昨天下午八時，雇一舢板，駛至浦江中，同時投浦自殺，幸被船夫當場救起，得慶更生。E

蝶婚請柬祇發一千

△九江路教堂結婚　△傢俱值三四千元

胡蝶與潘有聲的婚期宣布以後，上海一部份人好像聞到了什麼，尤其是胡蝶小姐被各報記者包圍訪問的時候，胡小姐是以一種政治家的風度，對各報記者一味敷衍，所以，胡小姐大典的籌備情形，這兩天各報都很少記載。記者昨天在某方面採聽到關於胡小姐籌備結婚大典的幾種很確實的消息。

第一，結婚日子，當然是本月廿三日，結婚地點已決定在九江路天主教堂，結婚以後，設喜宴於大東旅社禮堂。第二，結婚請柬已由平凉路大業印刷所承印，數目是一千份。第三，新房裏的傢俱是由靜安寺路藝苑公司承製，即一共是三四千塊錢。

其次，關於新娘結婚是否與新郎同回福州或是出國度蜜月，現在還不能決定。至於結婚以後，胡蝶小姐的「新居」在那裏，據我們知道，仍然是在潘郎以前住的地方：西愛咸斯路祁齊路口。

小女儐相聽說已請定了一位梁小姐和一位張小姐。除了胡小姐爲婚事盛典大舉籌備以外，同時據我們知道，高占非和高倩蘋夫婦，對於胡小姐的結婚，預備送很精緻的磁器一套。其他明星公司全體同事，都正在愁着送什麼禮才適當呢！B

言林

不雅的詩

陳子展

「玉祥詩歌集」，又名「泰山民歌」，馮玉祥先生自寫詩稿，詩雖不多，果有民歌風格。如右工一首的起頭：

右手拿鏟，左手持鑿，

改造宇宙，全憑這個。

僅此四句，已成一首很好的小詩。作者自序說：「我在讀書有暇的時候，最好在工農勞作的人們旁邊，詳細看他們的動作，有時情不自禁的呼出幾句詩或是歌來，當作自己的紀念，至於雅與不雅，我却是毫未計及，因爲我寫詩歌的本意，只求大衆能懂就是了。」

又趙望雲寨上寫生集，有馮先生題詩並作序道：「我的詩不是爲少數壓迫階級及剝削階級寫的，而是爲大多數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衆寫的，所以，我的詩儘量地向通俗方面做去，在這裏面不會找出風花雪月，幽美雅緻的詩句來。我相信：唯有描寫勞苦大衆實際生活，纔是現代藝術的任務，也唯有喚醒他們社會意識，奮起鬬爭，纔能够復地雪恥，挽救中華民族的淪亡，更進而破棄二萬萬五千萬人壓迫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的世界現勢。」

這是頂值得傾聽的話，對於目前我們的詩人，你向古書堆裏尋詞彙，爲少爺小姐覓詩料的詩人呵！我們已經用不着你了。

（還廬詩話之四）

虞山鐵佛寺

梭巖

在常熟城里遙望北山，隱約在翠微中露出一角紅牆來的就是這鐵佛寺了。寺距城甚近，出城不消一刻鐘，即可到達。從山脚登臨時，參差的栗樹，松樹，楓樹，雜亂地叢生着。從林裏透露出一條曲折的蹊徑來，向上伸展，這就是通往寺裏的路，這兒附近，雖沒有破山古刹前的千年老樹，但寺前却也綠葉成蔭，森然地把山門遮蓋着。縱目遠眺，也盡是翠碧的濃林，縱然松樹都只有丈來高，然而也頗有塵外的意味。

寺後綠蔭深處，藏着一泓清澄的泉水，泉上有雜樹枒杈橫覆着，水滴不斷地從石縫中一滴一滴滴到池裏。可以聽到清越的磬韻。在這裏，如果臥在大石上，仰觀變幻的白雲，吟着王孟的詩句，聽鳥語與泉聲合奏，那是再適合也沒有的了。

這兒附近一帶，野花最多。羊躑躅，俗稱鬧羊花的，在松林裏，到處可以遇到。山後，雪梅開的時候，一片白花，把幾十丈地都覆蓋起來了。在春意闌珊的時節，還可以在寺前聞到蘭花香，但却不容易找到花在何處。三年前，我住在寺裏的時候，曾爲此費了幾天工夫去找尋，可是結果還是無所獲。

寺裏很蕭條冷靜，要不是週圍風景的可觀，我相是很少有人會來的。寺的得名是由於一尊丈餘高的鐵佛。但經了太平軍之後，只賸着頭和四肢了。現在雖然還可以看到這尊佛，然而大半是香樟木所配成。聽說裏面還用了一根粗大的柱，去支持鐵頭的重量呢。

現在

林聖

「讓過去埋葬，把未來丟開，緊抓住了生存的現在。」

——朗弗羅：生命頌

人類生命的流泉，朝夕不息地在奔騰，孔子因爲見到那水流快速而聯想到了人生，便嘆着「逝者如斯夫！」希臘一位哲學家，灑是在河上不禁懷陶大哭起來，因爲他想到第二次把脚浸入河中時的流水，已非第一次浸入時的流水了。他更想到第二次浸入河水中的脚，也非第一次浸入時的脚了。「時間潮汐不待人」，生命前進的速率實在是駭人的。排頓曾說：「一個人在早年喪失了五分鐘，在他的一生中將再不能找到」，所以一個人要在這激流的生命泉中創造了生存的意義，他唯有緊抓住了「現在」。

世間上很多有忘却了現在的人，因之，他們就喪失了人生的意義。他們祇是在回想過去或是憧憬未來。唯有現在是可咒咒的。這種惰性思想的擴張，就造成了「想入非非」的人，或是憤世主義者。

聽聽日本作家有島武郎的口吻罷！他說：「過去的生活，無論是怎樣地美好，總是已經過去。未來的生活，無論是怎樣地堂皇富麗，畢竟是還沒有來到。」所以他認定：現在的價值爲無上的高，要用全力去找求他」。他的意見與朗弗羅相合，一致主張緊抓住現在。

江邊小景（上）

許傑

躲在家裏，多時沒有出去了。天是這麼熱，想出去看一看江邊的大水，也有些懶得去。這地的友人，看見了報紙上的安慶的通信，又曉得我是住在安慶的大南門附近的，倒關心到我的住的生活，問起了我的住處，是否受到大水的淹浸來。其實，大南門外，雖然淹起了二三尺高的大水，但我的住處，却是淹不到的。不過，因爲朋友的關心提起，我倒想出去看一看這淹了幾十天的城外的大水。大南門口，是已經被水淹沒了的，那裏不好走，我須得從東門出城去。

我走到東門外，便在那時叫做江邊公園的轉角的地方站住了。那裏的馬路，已經淹了水，是再也走不過去的。我看見，有些人，便在水中走着，水的深量，僅及到了他們的大腿。也有幾部黃包車，在那裏行走，人雖然仍舊坐在車上，但車的輪子，却有一大半是在水下滾的。聽說這幾天的水量已經退了半尺，這是在人家的牆壁上，隨處可以看得出來的。

這江邊公園的轉角處，以前，我也是時常走到的。記得是早一年的夏天，這一帶大旱，這裏的當局，便是在這個地方，用機器打水，從長江中引些水來，來灌溉這裏一帶的禾田。可是，現在，這同一的地方，却受着另一種相反的災難。

我立在那裏，呆呆的看着又呆呆的想着。這時的太陽，已經斜了西，但從天空中直射下來的陽光，與從一片汪洋浩浩奔騰的江面上反射起來的，同時集中在自己的身上，這種酷熱，是頗爲難當的。「水深火熱」，「水深火熱之中喲！」我忽然想起這樣的一句話來。

金融行市

銀洋錢市

洋拆（千元）一角七
劃頭（千元）七角
輔角（萬角）八百二十四元
[illegible]角（萬角）七百六十五元四角
拆兌（百元）一三〇六角五一
銅元（百元）三三五千五百文
衣牌（一元）三千三百五十五文
角坏（一角）二五七

標金

貼水（一角）七九文
開盤 一、二〇三、〇〇
最高 一、二一七、〇〇
最低 一、一五二、〇〇
收盤 一、一六〇、〇〇
較上日跌 一四、八〇
銀樓飾金 兌出一百十七元 收進一百十元

國外匯兌

倫敦大條近期 二九便士三一二五
倫敦大條遠期 二九便士六二五

各國幣價

美銀價 六角五分三七五
英美匯兌 四元九角一八七五
會元合先令 一先令四便士
孟買銀價 六十六羅比〇四
英金鎊（每國幣）二八、二〇
先令銀（每先令合國幣）七六五

美金票（每元合國幣）三、三二三
法郎票（每法郎合國幣）二一二
金馬克票（每馬克合國幣）、九五
[illegible]金票（每元合國幣）、八五
意大利票（每里拉合國幣）、二〇
日本票（每元合國幣）、一二五

證券

種類	月份	收盤
編遣	十一月	三五、一〇
	十二月	三四、七五
裁兵	十一月	七三、〇〇
	十二月	[illegible]、五〇
九關	十一月	三四、四〇
	十二月	三四、二〇
一九善	十一月	三九、七〇
	十二月	三九、四〇
捲煙	十一月	四六、五〇
	十二月	四六、二五
廿關	十一月	四六、三〇
	十二月	四六、二〇
統稅	十一月	五〇、二五
	十二月	五〇、二五
鹽稅	十一月	五一、六五
	十二月	五一、九五
金短	十一月	七五、一〇
	十二月	七五、〇五
二二關	十一月	五五、四〇
	十二月	五五、三〇
廿三關	十一月	五七、六〇
	十二月	五七、一五
整六	十一月	六七、七五
	十二月	六七、一五
九六	十一月	一五、九〇
	十二月	一六、〇〇

航運船期

進口

△十一月一日
新寧紹 寧波來 寧紹
新北京 寧波來 太古
黃浦 長江來 太古
[illegible] 長[illegible]來 怡和
貴生 青島來 怡和
同和 長沙來 怡和

出口

△寧波班
新寧紹 一日 寧紹
新北京 一日 太古

△長江班
新江天 二日 招商
寧興 二日 漢口 三北
[illegible] 一日 漢口 三北
[illegible] 一日 長沙 太古
[illegible] 一日 漢口 怡和
同和 三日 漢口 怡和
江順 四日 漢口 招商
長興 五日 漢口 三北
隆和 五日 漢口 怡和
江新 六日 漢口 招商
寶和 六日 宜昌 怡和
江安 七日 漢口 招商

△溫州瑞平班
三江 二日 樂淸瑞平
瑞平 四日 楚瑞平
海晏 六日 溫州 招商

△南洋班
海貞 一日 汕港粵 招商
嘉應 一日 廈港粵 怡和
綏陽 二日 汕港粵 太古
貴生 二日 廈港粵 怡和
海亨 三日 汕港粵 招商
山東 四日 海防 太古

△北洋班
德生 一日 青島 怡和
順天 二日 威烟津 太古
利生 三日 烟津 怡和
雲南 四日 烟津 太古
盛京 五日 烟津 太古
明生 五日 青島 怡和

△歐洲班
亞洲皇后 五日 呂宋
芝尼加 七日 爪哇 渣華
拋克凡 八日 世界班 大來
康脫特 八日 意國

△美洲各埠
日皇后 五日 洛杉磯 昌興
胡佛 四日 [illegible] 大來

歡迎直接定閱三月只收報費一元請電九六零八一即可每早準時送到

·本報特訊·

顧竹軒案判決書

認趙廣福等陳述無疑竇 被告年已五十減處徒刑

判決書昨天已送達被告 吳凱聲草上訴狀

顧竹軒案，於十月二十八日宣告判決，判決書昨已送達被告，現顧氏家屬決定提起上訴，顧氏辯護律師吳凱聲日內即向法院聲明上訴，上訴理由書刻正在起草中，據吳律師表示，上訴書中最重要的兩點是：（一）採取對於被告不利的證據，如趙廣福等的矛盾口供，而致被告於罪，不服者一。（二）對於被告所提人證物證的反證，一概抹殺，不服者二。此外還有重要理由若干點，因爲沒有到發表的時期，所以要等到開審時再爲披露。

據一般觀測，顧案上訴的前途，根據刑事訴訟法三百六十二條的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爲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論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至少刑期是不會再加重的，究竟上訴結果如何，我們且等着瞧吧！現在把本報記者昨天設法覓得的上海第二特區法院初審的判決書原文，列在下面：

△江蘇上海第二特區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判決：

被告顧竹軒，男性，年五十歲，鹽城人，業商，住北西藏路二二二弄永和里九號。

選任辯護人：吳凱聲律師，薛篤弼律師，林大文律師。

右列被告，因教唆殺人案件，經法租界警務處起訴，本院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顧竹軒教唆殺人，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年。

事實：

緣顧竹軒與前大世界游藝場經理唐嘉鵬挾有嫌怨，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間，命王興高即王金奎密邀他人，設法將其殺害，王興高即先於愛多亞路亞洲旅館，開好二樓二零八號房間，爲會商地點，六月十二日，王興高，周啓福同至閘北恒豐路，約定張亭桂即張小四子參加，說明此係顧竹軒之事，不必畏懼，井囑其另約他人，張亭桂隨即約好顧登揚，周二木匠（即周明祥）加入。六月十三日下午十時餘，周啓福邀約張亭桂，至亞洲旅館二零八號房間會商時，適顧竹軒亦至該處，顧竹軒與王興高密談後，即取出手槍二支，交與王興高而去。六月十六日上午九時許，周二木匠至閘北大統路糾邀趙廣福說明顧竹軒欲邀其參加。

‖打死仇人‖

趙廣福應允後，由周二木匠邀至新橋仁和茶樓與王興高會面，由王興高，周二木匠，邀同趙廣福至亞洲旅館二樓二零八號相商；未幾，顧竹軒入室，即謂大世界經理係伊仇人，你們放心做去云云。於是商定由顧登揚，趙廣福担任實施，張亭桂担任望風，另由王興高遣孫二連交手槍，井使張亭桂預爲採明唐嘉鵬每日由大世界回家時刻。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夜間，同在大世界門首，伺殺唐嘉鵬未遇，翌日下午十一時許，張亭桂等仍照原定計劃，前往該處等候，至夜深一時二十分（即六月十八日上午），見唐嘉鵬由大世界門口走出，正上汽車之際，顧登揚即

‖開槍轟擊‖

趙廣福亦向之連放，唐嘉鵬中彈後，旋即身死，行路之興光才亦被流彈中傷斃命，均經本法院醫驗明，委係槍傷身死，填具驗斷書附卷。事後張亭桂分得洋六十元逃往鄉下，趙廣福因扣留手鎗，尚未得洋，迨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經警務處拘獲張亭桂，井在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函提趙廣福，訴由本院，判處趙廣福無期徒刑，張亭桂徒刑二十年。詎該案上訴於最高法院之際，趙廣福因未得酬金，身陷囹圄，乃於上年十二月間，向警務處告發王興高，比經警務處拘獲王興高訴由本院，依教唆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本年七月間，趙廣福向本院訴顧竹軒教唆殺人，經本院論知不受理之判決後，復以前情向警務處告發，唐嘉鵬之胞妹郭唐又美，亦向警務處告訴，經警務處拘獲顧竹軒偵訊後，依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百七十一條起訴到院。

理由：

查前大世界經理唐嘉鵬，確爲趙廣福，顧登揚等，槍殺身死，已有趙廣福張亭桂（即張小四子）之科刑確定判決可核。茲所應審究者，即本案被告是否確係教唆趙廣福張亭桂等實施殺害唐嘉鵬，是已經本院迭次研訊，該被告雖堅不供認，圖卸刑責，然訊據趙廣福供稱，打死唐嘉鵬，係周二木匠（即周明祥）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上午七八時，在閘北找我同到恒豐路老虎灶吃茶，又到仁和茶樓吃茶，王興高也到仁和茶樓，他們說是

‖顧四老闆‖

的事。從仁和茶樓到亞洲旅館二百零八號房間，約五分鐘後，顧竹軒來了，穿灰不灰白不白的長衫，他說：『你們放心去做，事做好後，給你們一萬元，這個人是我的仇人』等語。迨次審訊，堅持前供，核與該趙廣福本年八月二十日在警務處所供被邀日期，及到亞洲旅館房間號數暨會見被告談話各情形，均屬相符。即查趙廣福於上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警務處告發王興高時，亦稱六月十六日，由周二木匠王興高領至大江南旅館二樓一房間，看見被告屬實，且謂暗殺唐嘉鵬，係屬被告主使，雖大江南旅館開設在公共租界，與其此次所述之地點不同，但據趙廣福述稱，周二木匠說，亞洲旅館即是江南旅館等語，經本院派警調查，據稱，民國十九年，該亞洲旅館，原名江南旅館，又查該趙廣福具狀於本年一月八日，亦有邀往江南旅館一語。況訊據大江南旅館經理趙荃生述稱，大江南旅館井無二樓，又無二零八號房間。亞洲旅館茶房周少連稱，亞洲旅館有一百五十多號房間，二零八號在二樓，從民國二十一年起，沒有

‖調過號子‖

各等語，則趙廣福所謂前供大江南旅館即係亞洲旅館，尚堪徵信，且查趙廣福於本年一月八日，具狀本院（見王興高殺人卷）及其寄與被告之自訴狀稿，均載有王興高即王金奎字樣。本年二月二十一日，該趙廣福，在本院所爲供詞，亦有我在押時說過王金奎即王興高一語，雖張亭桂與王興高，有師生關係（上年十二月十四日趙廣福在捕房供張亭桂係王興高之徒），在本院供係王金奎所邀，堅稱不識，王興高意存袒護，情節顯然，趙廣福亦因得錢（本年九月二十七日趙廣福供王興高許我錢的）於事後稱係兩人，然就上述各供狀觀之，則王興高即係王金奎，即屬可資認定。該王興高王金奎既係一人，尤足證明趙廣福所稱王興高領至大江南旅館即係亞洲旅館無疑，復經詰問趙廣福，上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捕房時，并未供明被告有何說話，據稱他說的，我還留步，因最高法院公事還未下來；又詰以何故前供酬洋百元，據答：我在英租界提過來，口供已做好，所以我照他們說各等語。查最高法院判決該案日期，爲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該趙廣福提案偵訊之後，又確在張亭桂被捕之後，則其所稱各節，自係實情。茲就趙廣福前後所爲供述觀之，殊難謂有疑竇。再訊據張亭桂證稱：「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在閘北長安路碰到王金奎，他說有件事，喊我幫忙，在茶館吃茶說的，他說是顧四老闆的事，十三日下午十時至十一時，周啓福領我至亞洲旅

（下接第四版）

花果山

詩學教授如此妙詩

白丁

瀛北某校，以能起風潮，馳名宇宙。本期大事改革，教聘海內專家，分任教授。有某教授者，來自粵東，人稱之爲嶺南詩家，亦被羅致，而任該校詩詞課。學生以其名不見經傳，先索大作一觀。某於兩星期前，始購五朝詩別裁一部，臨陣磨鎗，今須獻藝，實無以應。然詩家而詩囊中無物，亦殊不成話說，無已，則作七絕一首以示之。其全首不傳，僅第三句膾炙人口，爲「此地有崇山峻嶺」。或曰：此句似見於蘭亭序，文而非詩。又一人解之曰：否，此上四下三句法，非上三下四句法也。讀時，當於崇字處作一頓，若曰，此地有崇，山峻嶺。則儼然平仄無誤之一句詩也。此公姓氏，說者諱之，但知其遠祖爲一狂士，人之稱客囊羞澀者，則恒用此狂士之囊，以爲典耳。

馬君武的母親

天笑

前天在中國科學社慶祝廿周紀念的宴會席上，見到了馬君武先生，有好多年不見，馬先生也垂垂老了。我們想起了三十年前，馬先生僑寓滬上，浪漫馳逐的故事，忽忽眞如一夢。然而馬先生的勤學，無論在那裏，不廢書卷。我們當時在馬路上，時當看見馬先生坐在人力車裏，也是手不釋卷的。

在清末的時候，馬先生奉母住居上海，他是很孝他的母親的，有一天，馬先生請求他的太夫人，到愛國女學校去讀書。老太太笑說：「可惜我年紀老了。」馬先生說：「母親不老。倘然爲了早晨梳頭麻煩，就打一條辮子，不是和她們女學生一樣嗎？」但是他老太太究竟不會正式上學。

那時候，一般社會人聽了以爲怪事，說是馬君武逼他的母親上學，當作一件笑話講。當時出版的小說，如「中國之維新黨」「負曝閒談」（此書前年曾重登時事新報。）等書，都有此項登載，以爲嘲笑當時新黨的材料。但當時君武的太夫人，不過五十餘歲罷了。試看今年滬江大學來了一位歐文夫人，今年七十五歲的老女學生，何以大家都敬重崇拜她呢？以年齡而論，歐文夫人七十五歲讀大學，馬君武的太夫人，五十餘歲正好進幼稚園咧。

程繼先七十歲

路介白

小生碩果程繼先，曾數度出演海上。在台上看：演黃鶴樓之少壯英武，演奇雙會之風光旖旎，任何人不會疑他是古稀的老頭，來扮演小伙。最近，我到他家去拜訪，蒙他接見。和藹的面孔，總是微笑。「程先生高壽？」「七十了！」這樣的答，使我眞驚奇！話談久了，什麼都說。程先生與海上聞人，林屋山人，袁寒雲等，還是盟兄弟。當程先生說坐科時（小榮椿科班）受的六年活罪，現在想起來，而上還現着愁容。我暗想：若不受罪，怎能得了這高超的絕技，而受人崇拜呢？

程先生身世，稱得起梨園世家，三慶班主，大老板程長庚，誰不知，繼仙是他長孫。

藝術好，性格比較頑固。他說：「女伶都是玩藝兒！不會唱戲」。

這話，我負責質成！因爲我研究過戲劇點！他第一次和女伶配戲是章遏雲。這眞例外，有相當背景的，是與名票王庚生的友誼，難以擺脫。

講到音韻，更頭頭是道，例如：安祿山之「祿」字，平常念去聲，唱則應成上聲，成「魯」，這不過一個大概，至於一字三變，不勝筆書！

梅博士在故都，依之爲左右手，可惜老了，不能馳聘中西各地，奈何！梅程合演「奇雙會」，眞應唐人詩句，「此曲祇應天上有！」門牆桃李多得很，姜妙香以次，至葉盛蘭，都去問教。

最後曾對我說：「不時到這兒玩，藝術是願授人的，死還帶去麼？」我當然很滿意！感謝着說：一容日討教」！

海上舞台（1）

茶園時代

馬之

平劇戲院，在上海的娛樂事業裏，一向是執牛耳的；直到最近幾年來電影院勃興，取而代之，把它的地位，漸見衰落，舞台營業，乃勉堪維持的，竟剩了四家，眞不勝滄桑不變之感！追溯上海戲院歷史的嬗遞變遷情形，也覺得有無窮的回味。

上海戲院的歷史，可分作「茶園」「舞台」兩大階段。「介生也晚」，以筆者的年齡經歷，夠不上知道「茶園」時期的情形，所以關於這一階段，我是大略訪問了一下荒正的老上海，纔曉得一些「一鱗半爪」。至於「舞台」時期，却是最近一二十年中的情形，筆者要忝稱一聲識途老馬了。

茶園是一種古老的舊式戲院子，售價低廉，都賣錢碼，票價也還不及今日舞台的十一。那時上海的茶園，有：天仙，羣仙，同春，丹鳳，貴仙，丹桂等。天仙茶園的遺址，在現在石路王仁和茶食號對面。羣仙茶園的遺址，就是現在四馬路胡家宅的對面，專唱髦兒戲班，後來改組貴仙茶園。丹桂茶園的遺址，在五馬路滿庭芳。丹鳳茶園在大新街，後來改組做春桂。自從新舞台崛起於十六鋪，就給戲院事業帶上了革新軌道，進入於舞台階段。

藝術之宮

恨水

第三章 她們的錢那裏來的（四三）

秀兒道：各人自掃門前雪，管人家那些閑事兒作什麼？再說，我看王家姐妹，爲人也很老實的，不會做什麼壞事的。我想着，她們準是找着主兒了吧？婆婆家給她們做這麼幾件衣服，那也算不了什麼。桂芬尖了嘴道：那有那麼巧呀？姐兒倆同一個時候，給了婆婆家。婆婆家給她們的東西，又都是一樣。秀兒被她這句話一提醒，這倒也跟着一愣。於是偏了頭想了一想，因道：我記得在幾個月以前，她姐兒倆說過，她們有了事做了。我以爲也不過是在裁縫店裏，接了一點兒活做，沒怎麼去留意。這幾個月，倒是覺得她們日子過得順適。可是想不到她倆，今天這樣摩登起來，連皮鞋絲襪子，全都有了。桂芬道：哦！你也明白過來，這一分兒摩登，那裏來的錢？打扮起來的？正說着，有兩個院鄰由矮瓜棚子外面走過，可就向裏面笑着。秀兒道：得了，別提了。老提着，仔細惹了是非。我家中飯，連煤水在那兒，全不知道呢，倒管人家的閑帳。桂芬扯着她的衣服道：喂！我倒想起來了，她們姐兒倆，手上倒是便當，你不去和她借幾個錢使？王姥姥昨天就和她們借錢來着。

來函照登

啓者：今日貴刊載小校勘一稿，涉及敝館期刊上海的日報一文，謂漏記與論時事報。查此點敝館早於期刊抽印本「上海的日報」一一六一一七頁補記，對於考訂時日經過，亦經考訂清晰，似不如記憶所及者之恍惚矣。特此函請照刊，以便關心者得參考期刊抽印本是禱。此致

立報花果山編輯部

上海市通志館啓